

有味

汪涵著

我相信人生真正的好东西，好味道，都是不可说的。它们有时候披上了世俗的外衣，躲在一些不世俗的地方。

木匠、墨工、折扇坊、油布伞、竹林、河流这些，都会比一个人更为长久地活着，它们比其他复杂的东西，更值得去记录。



靖港香干

糍粑

木盆盛满漂流声

油布伞

好箭

琴之树

墨想

准点的星辰

鸡毛掸子

扇骨



有味

汪涵著

我相信人生真正的好东西，好味道，都是不可说的。它们有时候披上了世俗的外衣，躲在一些不世俗的地方。

木匠、墨工、折扇坊、油布伞、竹林、河流这些，都会比一个人更为长久地活着，它们比其他复杂的东西，更值得去记录。



靖港香干

糍粑

木盆盛满漂流声

油布伞

好箭

琴之树

墨想

准点的星辰

鸡毛掸子

扇骨







秤店

有味

汪涵著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

目次

序 有味的礼物 8

靖港香干 12

糍粑 32

木盆盛满漂流声 48

油布伞 72

好箭 96

琴之树 120

墨想 144

准点的星辰 164

鸡毛掸子 188

扇骨 208

烟火神仙归隐记 228

序
有味的礼物



在我起了做这本书的念头的时候，时间还是夏天。夏天南方的太阳很毒，但烦乱总被不期而遇的大雨一洗而尽，为了与一条河流保持一样的沉静和从容，我经常去长沙附近的一个小镇散步，那个地方叫做靖港，那条河叫做沱水河。

靖港给我的美感在于它生活的节奏，它固执地在紧邻都市的地方保持了自己的时间感：那里的水鸟，总在黄昏的时候沿着固定的线路归巢。那里的木匠午睡醒来总在同一个时间，然后摆开自己的工具，打开他的窗户。那里的豆腐作坊，不用任何钟表，也知道在什么时候开磨最好。然后，开磨的豆香蔓延到整个石板长街。

虽然，这本书的存在并非由于靖港，但我心存感激。在那里的时光，总让我能够更好地明白自己。我和那里的老人和孩童，一起度过了很多个悠长的白昼。由于他们的启发，我找到了一些和时间交谈的奥秘。比如，在哪里散步，才能踩到松软的褐土；听到哪一种鸟叫，就知道夏天其实已经过去了。而看到那些淡蓝的野菊，我总是小心翼翼地抬起脚，它们从不需要任何的移植，就开得茂盛自在。

因为这些可爱的存在，时间开始明亮起来，那些让我感悟的物件和人物，也在我的脑海里像野菊花一样生长。

于是，我就开始了写作和整理，时间往往在深夜。在深夜的写作，让我对时间有了更敏锐的认识。有时候我沉沉睡去，经常梦见童年，据说大多数人的写作都与童年有关。至于我，梦大都会发生在清晨，在半明半暗的时候，在天边红褐色的残霞即将变成白色的流云的时候，我有时松开手上的笔（我是一个至今也不会用电脑的人），梦见童年回归，母亲用鸡毛掸子给我打扫房间，沉静的动作里有着某种永恒。

我由此写下了鸡毛掸子，写下了靖港，也写下了木盆、豆腐干、古琴，还有墨条这些精巧或者平凡的物件。在清早我快出门的时候，这些物件仍然在，它们有的在房间里，有的还在记忆中闪烁，只是，它们都还未曾醒来。我相信，它们和靖港一样有自己的时间感，有自己的生命，所以，我从这里开始要改“它们”为“他们”，在清晨，我不会去惊扰他们，就像母亲从不会去惊扰我的梦。

对于我和他们之间的关系，以及和他们的制作者之间的关系，在写作的时候我曾经想过无数次，木盆和古琴这些肯定都听到过我写作的动静，并和我有过交流。他们其实都有自己的方式，对这个世界了如指掌。通过写作，我确立了与他们的朋友关系。也因为他们，我还算是一个有味的人。

有一天，我想起波兰诗人米沃什的诗《礼物》：

这世上没有一样东西我想占有。
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值得我羡慕。

我突然感觉到用它来形容这些东西是多么的好，当一个人什么都不想去占有的时候，他该是多么的快乐，就像我的那些好朋友那样，比如制琴的朴云子，做豆腐干的老李，做木匠的于爹。

但想要把这一切的感受写下来，我还是感到了难度。其实，我对文字，向来是心存敬畏的，尤其是在必须要让自己写得有味的时候，所以迟迟不敢下笔。我一直有一个很大的顾虑，尽管我有那么多不良嗜好，写毛笔字，搞篆刻，养虫子，做木工，玩核桃，玩葫芦……做这些杂七杂八的玩意儿，我只需要对自己负责。假如有一天，虫子给冻死了，葫芦被摔坏了，出了这些事情，肯定比在节目现场穿反了裤子更让人揪心。把玩这些至少有一个基本的好处，那就是不用连累别人和我一起伤心。而把这些写成文字就不一样了，我一定得想清楚，我给大家说这些到底有什么意义。当一个木匠，炒一碟香干，这些肯定都是有味的好事情，靖港也是个相当有味的地方，而当它们变成文字之后，是否还

会变得香气四溢，我一直不敢想象。

其实这些大多都有不可说的意味在里面，《大品般若经》里有云：“言说是世俗，是故若不依世俗，第一义则不可说。”我相信人生真正的好东西、好味道，都是不可说的，它们有时候披上了世俗的外衣，躲在一些不世俗的地方。比如我在靖港的那些师傅和朋友们，都很少说话，只是默默地生活，享受阳光和各种气味。因为他们，以及他们手上的小物件，这种表达慢慢有变成文字的可能，木匠、墨工、折扇坊、油布伞、竹林、河流这些，都会比一个人更为长久地活着，它们比其他复杂的东西，更值得去记录。

你们肯定还想知道为什么我会写下这样的文字，这得从我的师承开始说起。我对文字的好坏评价，是有所偏执的。这并不会因为书籍报纸上那些刺激的标题发生改变，更不会因为世界变得越来越刺激，越来越滑稽，我的文字观也会有所变化。

我得感激我最早的师承。我生在苏州，小时候经常和我爷爷到园林里面去逛，接触了很多树木、小虫子、字画、碑林……这些东西都相当奇妙，它们的声响、形状和运动的方式都有奇特的美感，一直影响着我，我希望我文字里会有它们的DNA。长大之后我接触了更多的好东西，也无非是拿它们来作比较，那种美感相当的原始和直观，

我从来就无法放弃。

那些让我拍案叫绝的物件和文字，其实都有着相似的特征，比如沈复的《浮生六记》里面有这样的一段：“夏蚊成雷，私拟作群鹤舞空，心之所向，则或千或百果然鹤也。昂首观之，项为之强。又留蚊于素帐中，徐喷以烟，使其冲烟飞鸣，作青云白鹤观，果如鹤唳云端，怡然称快……一日，见二虫斗草间，观之正浓，忽有庞然大物，拔山倒树而来，盖一癞蛤蟆也，舌一吐而二虫尽为所吞。余年幼，方出神，不觉呀然惊恐。神定，捉蛤蟆，鞭数十，驱之别院。”这些文字都相当的缓慢，这微观的生活是多么的有趣。每次我读到这些，也会怡然称快，沈复和张中行、董桥这许许多多的老先生，他们写下了那么多畅快的好文字，给了我无数快乐的夜晚，也无形中成为了我的师承。后来看到钱锺书先生在《谈艺录》中引征陆桴亭的话，谈到生活和小物件之间的关系：“凡有体验有得处，皆是悟。只是古人不唤作悟，唤作物格知至。”我更加坚定了把小物件写下去的兴趣，这种兴趣也不在于占有与否，而如苏东坡所说：“江山风月，本无常主，闲者便是主人。”

我一直想让生活变得更有意义一些，对于那些曾经问过我生活意义的朋友，这本书也算一个小小的回答。文字是我生活的一种方式，但并非最主

要的。我用文字去实现我日常生活的拼贴，努力用木盆、鸡毛掸子、糍粑、墨这些寻常的小物件，做成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，一个没有流俗的感悟，和一个不算模糊的答案，而不是我在舞台上的那些只言片语。假如你们能够从中看到当一个小工匠的有味生活，更加安心地过有味的日子，偶尔会感觉到我的存在，只希望你们能够会心地一笑，哪怕是面对在电视节目中的我也行，而不必努力去作那些不可说的阐释。

那些小物件、小生活，一直都比我更为重要。最后，就以米沃什的那首《礼物》结语：

如此幸福的一天。

雾一早就散了，我在花园里干活。

蜂鸟停在忍冬花上。

这世上没有一样东西我想占有。

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值得我羡慕。

任何我曾遭受的不幸，我都已忘记。

想到故我今我同为一入并不使我难为情。

在我身上没有痛苦。

直起腰来，我望见蓝色的大海和帆影。

汪涵 2009年12月于长沙六月斋



靖港香干





≡≡≡
静默的汾水

河流是永恒的，缓慢的水流中，它夹带着多少时间的神秘感。虽然在有些年头，它会改道，留下一条令人怅惘的干涸大沟；有些年头，它又会突然泛滥，漫过柳树林子，又漫过大堤，让村庄里的人们惊慌失措。但对于水里的那些生物——小鱼、小虾和小螃蟹——来说，它永远是同一条河流，因为，它们只需要水就已足够，它们和水外的世界本无关系，无论大水小水，对于它们都是一样的生活。我喜欢在靖港的黄昏走近河流，靠近它，走到泔水河边。那时候，河流上的轻柔纱幕已经逐渐散去，晚归的打鱼人也收起了鱼篓，那些漂流的木头随水起伏，农夫归家的脚步由远而近，呼唤孩子回家的声音远远响起。一个小镇，会在这个时候暴露它的全部隐秘，水流的呼吸，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才可以听见。

这是我时常想念的靖港，是河流如柔软手臂一样环抱的靖港。这是如禅意般的吸引，炊烟如梦，抵达我遥远的日子。这种想念就如同想念一个人，那有可能是我，或者不是我，或者是我的某一部分，是曾经在别处的一个我。我想念每一个时刻的靖港，它的天空在清晨是鱼肚的白色，黄昏是令人心醉的玫瑰红，有可能刚刚放晴，有可能雨还没有落下。我喜欢这样的行走，它随时可以捡拾生活的美味。

男孩的寻找

记得那年在故乡的河边，河水泛起了墨绿，可能是某种微生物在疯长，它们在贪婪吞噬水里的养分，那也是生命的一种神秘的变化，慈姑、

水葫芦这些东西飘荡在河湾里，小鱼小虾也活跃起来，它们拼命地吐着水泡。大人在剥着毛豆聊天，天湿湿的，云团由淡而浓，带着一丝微凉的雨意，一直压到了屋瓦，我一个人悄悄出门，心里怀揣着一个小小的愿望，想一个人独自去实现它。

童年的时候，我总有一些很诡秘的愿望，比如我想搞清楚狗为什么会打架，比如我想在奶奶的枕头里塞一只蝮蛇。这些愿望我有时候想告诉任何人，但更多的时候我谁也不想告诉，直到我完成它。这一刻，我只被我的愿望所支配，离开了家门，脚步快了起来，我跑过洁白的麦垛和沉醉的荷塘，还有空无一人的石板路。我这个愿望实在是太小了：我想看一看河边的磨坊，只是偷偷看一眼而已。它在阴天里只有一个巨大的灰色身形，我已经远远地看了它无数次，我想了解它的形状，和它的玄奥之处。对于大人们来说，这个磨坊其实没有什么了不起，他们只关心它里面的价钱，还有会磨出些什么样的东西；但对于一个孩子来说，它的形状、颜色，它里面的人物和劳动，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这个小小的心愿，对于孩子来说是一次了不起的远行。

我决定要远行了，我绕过那些迷路的黄狗，和被驱赶的鸭群，一路小跑到了磨坊。

对于磨坊来说，我肯定是一个让人吃惊的孩子，他在黄昏，一个磨坊最孤单的时刻出现了。相对于它的巨大，我的身影是那么的小，我瞪大了眼睛，看着磨坊因为年代久远漫漶出的青斑，害怕走出传说中的巫婆。在